

中國傳奇譜

狐媚
傳奇

卢惠龙 何积全 谢德凤 主编



中國傳統

中國傳統
中國傳統



I242.1
217

中国传奇谱

卢惠龙 何积全 谢德风 主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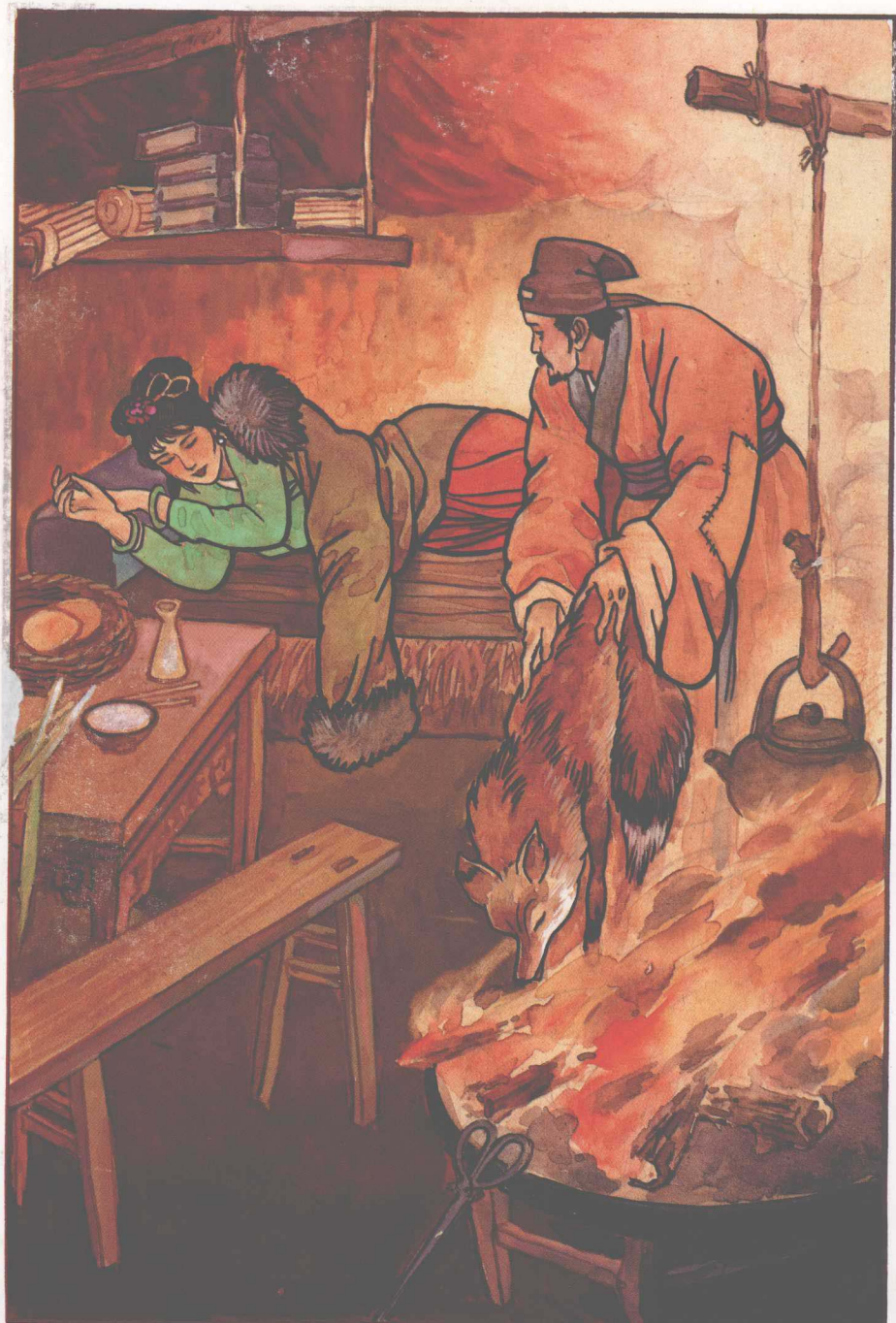
贵州人民出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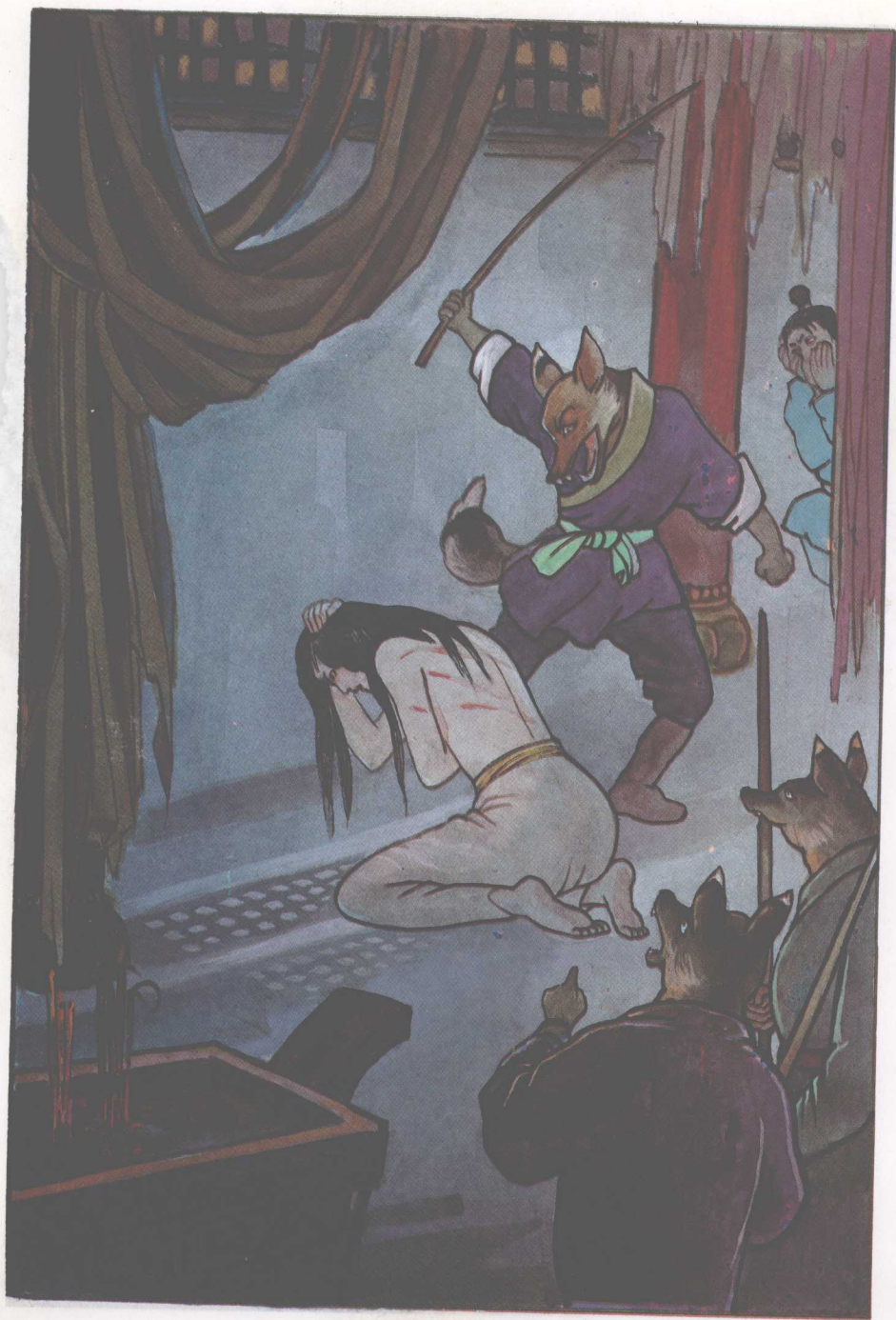
李 参 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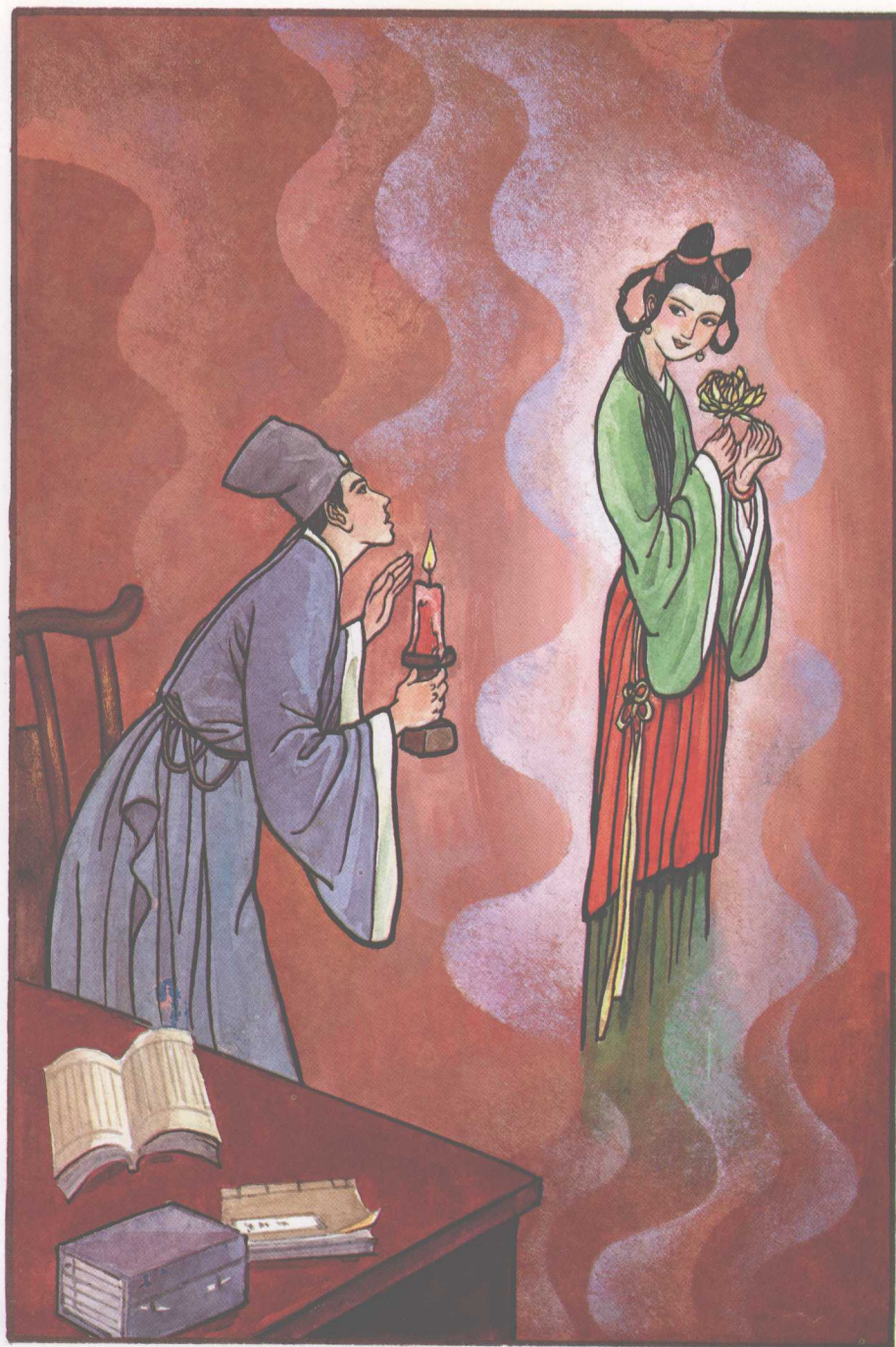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《中国传奇谱》编委会

主 编

卢惠龙 何积全 谢德风

编 委

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尹伯生	卢惠龙	张 志	李德明
何积全	何光渝	杜荣春	范 禹
夏祥镇	谢德风	崔黎民	黄 瑛

序 言

我国的传奇小说，内容千奇百异、丰富多彩，而其艺术魅力之强，更令人不忍释卷，实为传统文化宝库中的璀璨明珠。贵州人民出版社的同仁，怀着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热忱，组约一批专家学者，共同努力，终于推出《中国传奇谱》这套丛书。丛书按题材分类，共十三卷，几乎囊括我国古代传奇故事之精萃。这是出版界，也是广大读者赏心悦目的一桩可喜之事，故我欣然为这套丛书作序。

以“传奇”作为某种文学作品的名称，虽然是中晚唐以后的事；但作为一种文学样式，有其漫长的演进过程。在唐人传奇之前，史传文学、叙事散文、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，都在不同程度上蕴含着传奇性人物故事的某些特征。到了唐代，在汲取前人文化遗产的基础上，在适宜的社会土壤中，形成一种具有鲜明特色的文体，名家辈出，佳作如林。据说士子可以用这种小说作品向文坛领袖、有名望的贵官“行卷”，若被赏识，考取进士的希望就比较大，因而士人创作小说蔚然成风。这种新兴的文学样式，当时似乎还没有确切的名称，裴铏根据这类文学作品的特点，将自己的小说集题名为《传奇》，既是一大创举，也可以说是约定俗成的结果。

在用文言写作的笔记小说中，主要有传奇、志怪、佚事三大类。传奇小说的特质，既包含作品中人物与故事情节的奇异性，也涵盖

其文体规范的传记性,许多传奇名篇都是以传记的形式出现的。就内容而言,它以记叙人物的奇行异事为特色,虽然也有志怪性的题材,如写龙女与书生柳毅婚恋的《柳毅传》、写狐妖与郑六恋爱的《任氏传》,还有写人鬼生死相恋、人与仙女结婚的传奇故事,但是无论狐鬼仙妖,都富于人情,奇异而又贴近现实生活。篇幅一般都比志怪小说长,叙事委婉曲折,文笔优美。形式上似人物传记,而事多幻设虚构,语言也不像史家那样简约朴实,它善于铺叙描述,文辞华艳,传神写态,栩栩如生。概而言之,传奇体小说,是汉魏六朝以来史传文学、志怪小说、佚事小说乃至叙事散文丰富的艺术经验融汇整合的产物,是丰厚的民族文化的积淀。

传奇小说源远流长。在唐之前,一些志怪、传人、记仙的小说作品,已初具传奇体小说规模;成熟于初唐,而兴盛于中晚唐。宋元时代,传奇作品之数量固然不如唐代,且有质实、训诫之弊,说它趋向衰落,不无根据;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它那穷则变、变则通的进化现象,这就是在话本小说的影响下,传奇小说在语言风格方面的话本化倾向。原属于雅文学的传奇小说,逐渐趋向市俗化,从语言的“文不甚深,白不甚俗”,到题材的由以搢绅士大夫所关切的生活为主,逐渐以写市民、下层知识分子的生活为主,而传奇小说的特质、风韵意趣犹存,成为雅俗共赏的文学。因此,也更为人们所喜爱。

明清是白话小说占居主导地位的时代,相对而言,小说史家对传奇体文言小说的评价,似欠公允,特别是把明代瞿佑《剪灯新

话》、李昌祺《剪灯余话》、邵景詹《觅灯因话》等传奇小说集，视为形式上模拟唐人传奇而才藻大不如唐人的贗作，我颇不以为然。其实，明代是传奇小说的复苏时期，瞿佑等人的传奇小说专集，以及宋濂、高启等文豪创作的传记体作品，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、扣人心弦的传奇人物故事，题材更加扩大，也更贴近现实生活。传奇小说中的一些名篇，被改编为话本和拟话本，或改编为戏曲，这说明传奇体小说，在白话小说盛行之时，生机犹旺。

长期的艺术积累，为清代蒲松龄《聊斋志异》的出现，创造了有利条件。它将传奇小说推上新的艺术高峰。它那愤而能婉的内容，借狐鬼花精、冥府神怪而曲折表现人情世态的艺术方法，它那浓郁的抒情诗意，及其自然清新、生动活泼的语言风格和众多优美的艺术形象，令文坛巨匠或凡夫俗子，都为之心往神驰。所谓“用传奇法而以志怪”，也就是将六朝重在奇幻的志怪法，与唐人虽多幻设而重在写实的传奇法，融汇互补，开创了传奇小说的新局面，吸引不少作家起而仿效，蔚然成为一大流派，与以纪晓岚所倡导的质实派相颉颃，其流风余韵，至清末未衰。

以上是专指用文言创作的传奇小说(包括志怪性传奇)而言，如果将宋元以来白话小说中人物故事具有传奇性的作品，也列入“传奇谱”系列，就更加丰富了。至于章回体通俗小说中，形成以《水浒传》、《杨家将》等为代表的英雄传奇这个流派，虽属另一话题，但其所描写人物故事的传奇性，却是相通的。

值得我们重视的是：我国的传奇小说，不但源远流长，而且久

盛不衰,中间虽也有过滑坡现象,但经过变革创新之后,又推向一个新的高峰。原因何在?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,就是传奇小说许多具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,无论其思想内容与艺术技法,恰好跟我们民族的审美心理、艺术欣赏习惯相吻合。我们的民族,自古以来富于正义感和同情心,爱憎分明,嫉恶如仇,对爱情和友谊都非常执著,敬佩为国建功立业的英雄人物,对才华横溢的文士,或路见不平便拔刀相助、敢取不义之财以救困扶危的豪侠,乃至绿林好汉,以及身陷火坑而不甘堕落的风尘女子,都怀有赞美之情。而在审美心理上,好奇喜异,富于想象,追求故事的离奇性与完整性,既欣赏豪放雄壮之美,也爱好细腻优雅的阴柔之美。传奇小说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,正好符合我们民族传统的思想品格和审美意识。《中国传奇谱》系列丛书,从各个不同角度,体现了我国古代传奇小说的风貌,许多作品至今仍然闪烁着思想光芒,具有永久性的艺术魅力。

在《太平广记》、《夷坚志》、《说郭》、《古今说海》、《笔记小说大观》等大型小说总集或丛书中,保存着异常丰富的传奇、志怪等优秀作品,但卷帙浩瀚,文字繁难,一般读者不易涉猎。《唐宋传奇集》、《虞初新志》等传奇小说选本,诚然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,但各受主客观因素的制约,亦恐难以满足今天读者的需要。《中国传奇谱》的出版,为我们提供了一套科学的、系统的、通俗的古代传奇小说总集,有助于弘扬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,这对于新时代的精神文明建设,也是一种不可缺少的借鉴。我想,它会受到广大读者欢迎

的。

当然,任何传统文化都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,传奇小说自然也不能例外。因此,本书中涉及的帝王、将相、才子、佳人、豪侠、妓女、浪子、盗贼、鬼神、狐媚等各色人物和社会现象,其描写难免不带有某种封建观念或迷信色彩,艺术上也常有因过分猎奇而失真、失当之处。但如果我们把它作为一种文化积淀来加以研究或欣赏,透过某些消极现象去看它所反映的社会本质,这类小说的价值就不言而喻了。这一点,想来今天的读者是不难鉴别的。

吴志达

1996年8月

序于珞珈山寓邸